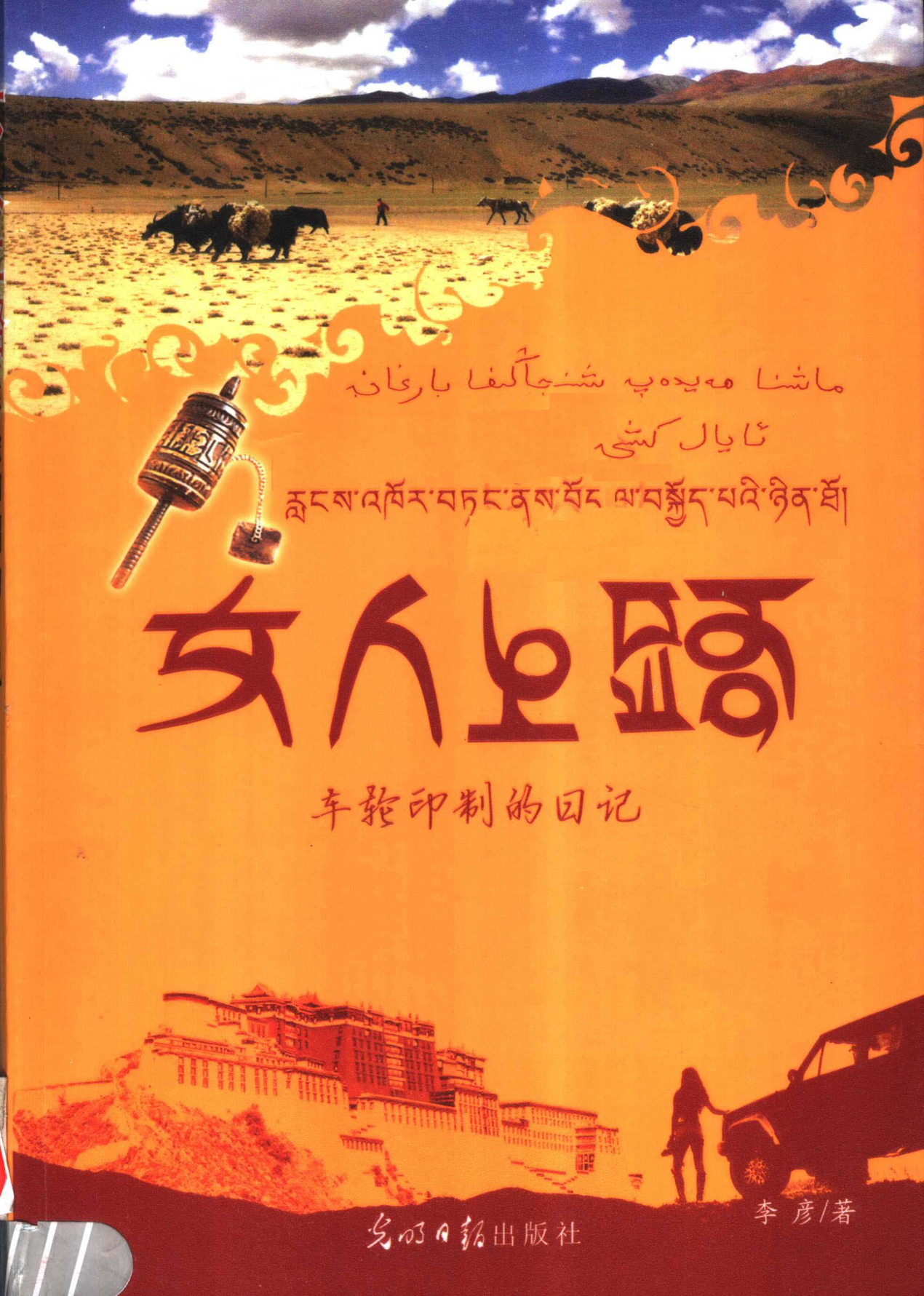




ماشنا مه يده په شنجالكفا بارغانه
تايال كش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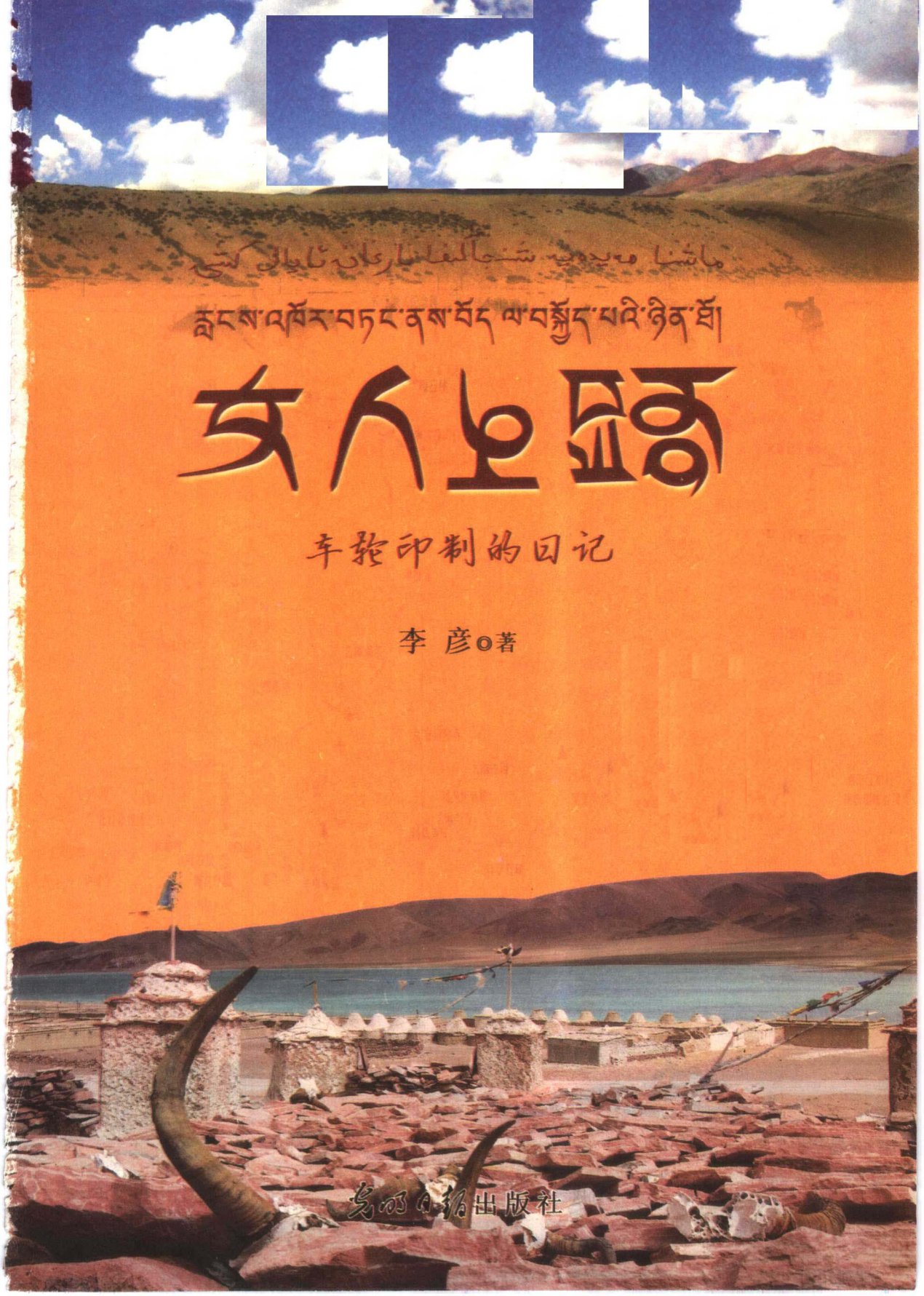
ཐངས་འཁོར་བཏང་ནས་བོད་ལ་བསྐྱོད་པའི་ཉིན་མོ།

车轮印记

车轮印制的日记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彦/著



ماشينا مريدو سنجالغا بارغان ئايالى كىتى

ཐུངས་འཁོར་བཏང་ནས་བོད་ལ་བསྐྱོད་པའི་ཉིན་མོ།

车人上路

车轮印制的日记

李彦◎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上路——车轮印制的日记 / 李彦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8
ISBN 7-80206-324-8

I. 女... II. 李... III. 游记—中国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0034号

女人上路——车轮印制的日记

著 者: 李 彦

责任编辑: 程 智

封面设计: 高 阳

版式设计: 高 阳 范学武

责任校对: 祝慧敏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柴自邦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8243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制: 北京朝教印刷厂

装 订: 北京朝教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37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6-324-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小姐！你大灯没关上！”

“没关系，是大灯延时功能。”

“哦——”

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旅途上，每当傍晚我下车之后，总会有人这样善意地提醒着我，其实，这是六缸切诺基的一个人性化功能，当熄火后再关大灯开关时，大灯会延时几分钟然后自动熄灭，为的是那车灯能够照亮主人回家的路。而如果先关大灯后熄火，则不会延时。每当我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温暖和得意，也因为这个功能的存在，给我平添了一些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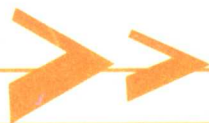
曾经有把这句话作为书名的想法，这种想法源于途中认识的旅伴四五的主意，这个“无厘头”说，这样的题目很生动，跟车和旅行有关，而且容易叫人联想到美女走光之类暧昧的意味，说实话，我很欣赏他有时出现的这种“无厘头”状态。不过，大约这样的书名太过“无厘头”了，因此没能通过。不过现在的书名我也喜欢，《女人上路——车轮印制的日记》，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女人上路，一切烦恼都可以抛到脑后了。

我们都很怀念那些在路上的时光，那些独自上路的日子和那些单纯简单的生活，直到回到现实的都市生活中，还沉浸在那种状态久久无法自拔，连说话都变少，变简单，变傻，更遑论与人相处了。在路上，简单的生活，雄伟奇美的风景，纯朴的地方民风……每时每刻洗礼着我们蒙尘的心灵，一次次的经历之后，心变得轻松，大脑变得空白了，如果你的理想是寻求安宁和平静，长途的旅行无疑是实现理想的最简单的方法。

我热爱这样的自由，向往永远这样的自由下去，因为我知道，在或近或远的未来，总会有我所期待的人和事在守候着我，奔驰在路上的，不是疲惫的双足，也不是飞驰的车轮，而是无法停下来的勇往直前的快乐的心。

2006年4月19日 于北京

Contents 目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一个人的山南

第一章 北京—泽当 /2

第二章 泽当—琼果杰—拉姆纳木措—泽当 /8

第三章 泽当—青朴—桑耶寺—拉萨 /19

第四章 拉萨—纳木措—拉萨—北京 /38

第二部分 与魔鬼同行

第一章 北京—成都—拉萨 /54

第二章 拉萨—日喀则—定日 /61

第三章 定日—扎西宗—定日—樟木 /71

第四章 樟木—佩枯错—萨噶 /85

第五章 萨噶—仲巴—帕羊—巴嘎—即乌村 /93

第六章 即乌村—普兰—塔钦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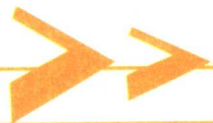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塔钦—巴尔兵站—扎达—狮泉河 /109

第八章 狮泉河—改则—措勤—萨噶 /117

第九章 萨噶—日喀则—拉萨 /128

第十章 拉萨—格尔木—兰州—西安—北京 /133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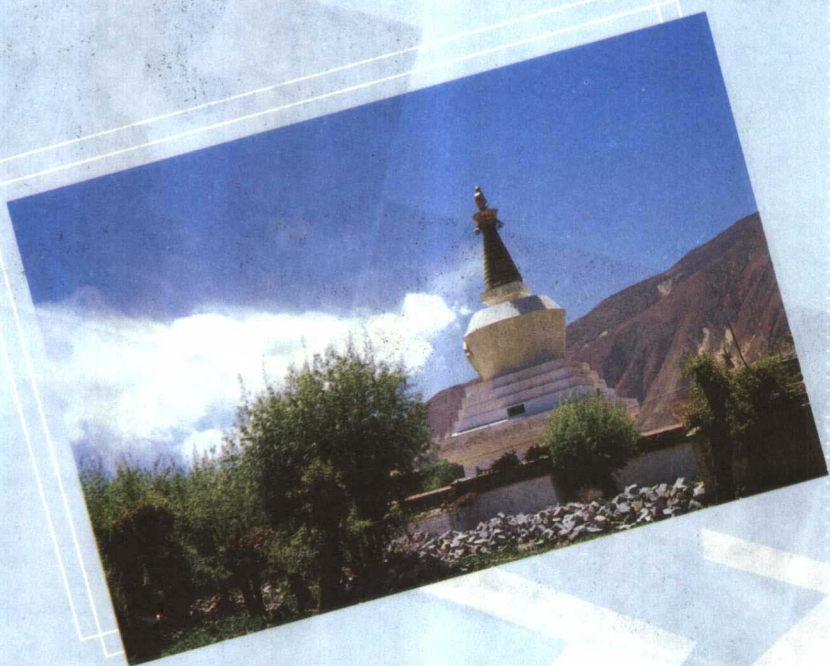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独行西域三万里

- 第一章 北京—东胜—山丹—哈密 /149
- 第二章 哈密—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
天山——号冰川—后峡达坂—库尔勒 /158
- 第三章 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巴楚—麦盖提—伽师—岳普
湖—阿图什—喀什 /167
- 第四章 喀什—塔什库尔干—喀什 /182
- 第五章 喀什—英吉沙—莎车—叶城—和田 /198
- 第六章 和田—于田—民丰—塔中—库尔勒 /209
- 第七章 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布尔津—哈巴河—喀纳斯—白
哈巴—布尔津—乌尔禾—奎屯 /217
- 第八章 奎屯—乔尔玛—0公里—巩乃斯—巴仑台—库尔勒—
若羌 /245
- 第九章 若羌—米兰—罗中镇—罗布泊湖心—哈密 /250
- 第十章 哈密—敦煌—酒泉 /263
- 第十一章 酒泉—金塔—鼎新—额济纳旗 /274
- 第十二章 额济纳旗—乌海—集宁—北京 /281

后记



第一部分
一个人的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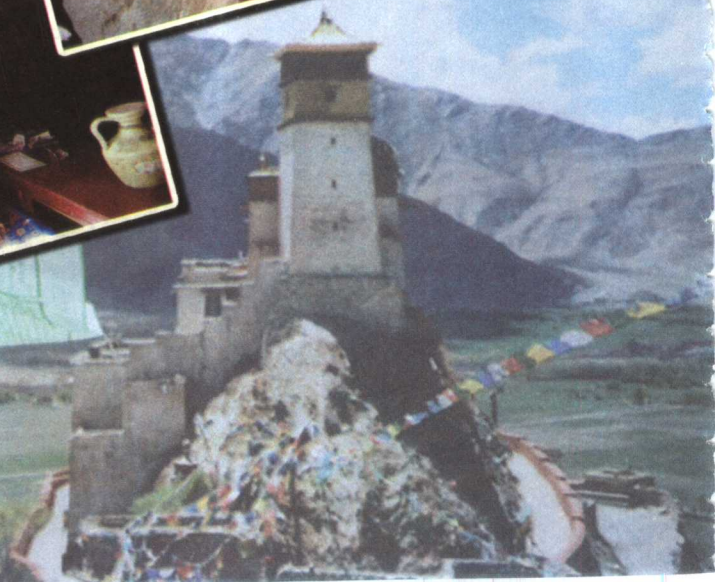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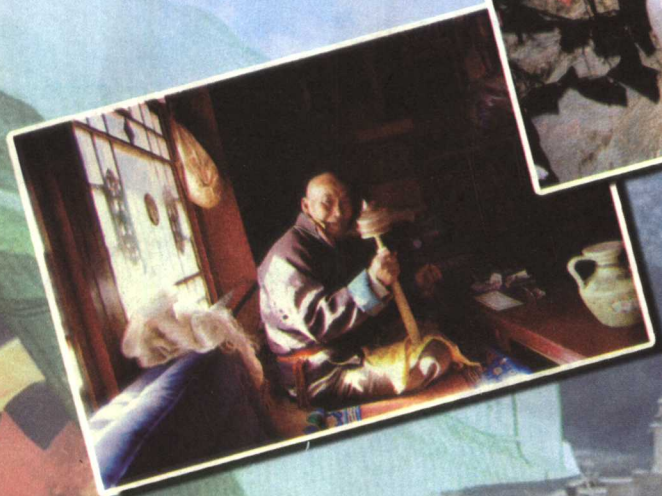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北京—泽当

2004年4月27~28日

在一片茫然中告别喧嚣的北京，途经成都乘坐军航飞机进藏。

来不及整理纷乱的心情，背着简单而沉重的行囊，24小时之内就来到了海拔3500米的山南。一向不喜欢露营睡睡袋的我，这次竟然带了防潮垫，为了能看拉姆纳木措一眼，即使睡地板也在所不惜。

对雍布拉康的喜爱叫我忘记了刚刚到达高海拔地区应遵守的禁忌，兴奋地去爬了雍布拉康所在的小山，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吧！





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不想面对眼前的一切。也不想工作，我想逃脱。

怀念去年秋日川西北的太阳和草原，广阔的蓝天和羊群，想念寺庙里煨桑的香气，几乎不能自己。理智告诉我，“五一”只有这十来天假期，我去哪里？

还是去西藏吧，再去一次温暖富饶的山南，去看看心爱的雍布拉克，去朝拜圣湖拉姆纳木措，去桑耶青朴找丹增和德钦吧，我要一个人到西藏去。

特意买的晚班的飞机飞成都，阿光把我送到机场，分别时没有更多的话，他只是说小心，我看看他无神的眼睛，心里微微发颤，我要去朝拜能看到未来的圣湖，我想知道我们的未来，我还要去寻访苦修的人们，我想找到让心灵永恒快乐的答案。

晚点的飞机直到午夜才到成都，疲惫的人怀着疲惫的心，包裹在成都温暖潮湿的空气中，来不及回忆去年经停成都的情景，就昏昏睡去了。

清晨很早就被侯主任叫起来，外面还没大亮，不少鸟儿在唱歌，侯主任的车七拐八绕的进了一个好象工厂的大门，居然里面就是机场了。太平寺机场，咱们空军在成都的机场。

乘坐军航的绝大多数是民工和去做生意的，所以机场好象是火车慢车车站一样，乱哄哄的。安检时要脱鞋，这下可受罪了，好在时间不长，就算是给上高原做个憋气训练了。

从候机室到飞机是要自己走过去的，跑道上有两架飞机，一架是图-154，另一架象个鸟似的，尖尖的头向下弯着，那是个伊尔吧，显然是货机，因为大家都从尾部登机。货机比客机便宜100元，800元飞拉萨。

军航的飞行员真棒，起飞和降落挺平稳。进入川西开始出现大片的雪山，美丽异常，有时会有一座非常突出的雪山傲立群峰之上，那一定是8000米上下的高峰了，飞行高度也不过在8000多米，因此那些

4月27日

北京—成都

心情指数：

忧郁

4月28日

成都—泽当

心情指数：

有点兴奋

4000 米左右的雪山离得很近，美丽得炫目。我爱雪山，从 3 年前在尼泊尔乘飞机沿喜马拉雅山观赏世界极高山开始，到几个月后被梅里雪峰卡瓦格博摄中心魄，我对雪山的爱情从未停止过，什么时候，我也能真正亲近那炫目的雪峰啊！

机上不但有空姐，而且还发了一些吃的喝的。在目前情况下，进藏选择军航应该是很实惠的，就算有沙尘暴这样的情况发生，军航的飞机都能安全降落。

进入贡嘎机场上空要飞临雅鲁藏布江河谷，这真是个技术活，两边的山那么近，在下面看着宽广的河面对飞机来说显得那么局促。看上去阳光灿烂，山上雪还没化，西藏的风景比夏季时候更加刚劲了。

兴奋地走出机场，领了行李之后就上了去泽当的出租车，每人应该 30 元，但那四川籍的司机非说是 40，没有多计较，因为再计较就没车了。

阳光灿烂，丝毫不冷，沉浸在重回西藏的恍惚中，昨天还在北京上班，今天就被这高原的暖阳包裹，这感觉如同时空大挪移，一时让人如同梦中，和北京的现实就这样分开了？

泽当在 3 年间显然发生了变化，完全找不到当年的印象，我和司机说要先去找去加查的车，司机带我进了个院子，里面聚集着私人吉普车，大多是 2020 系列，都打扮的很漂亮。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加查的琼果杰，藏族的司机们吱吱吱地商量了一会儿说，来回要 1000 块。又找一个单个的司机商量，他开始答应 900 元，但是又反悔要 1000 元。想想太贵了，如果没有同行者，就算路难走也不合适，干脆先住下来吧。

我来的时间和地点都不适合，“五一”还没到，大批旅者还在上班，泽当本就不是热点，去拉姆拉木措的人更少了，听说过的人都不多，街上根本看不到任何外来的旅人。于是在旁边的小饭馆里吃了东西，叫个三轮去找旅馆，很快找到乃东路上的农工宾馆，看看还凑合，80 元一天，能洗澡，也没多砍，拿着大包满街走再引起高原反应实在不值。

安顿好就奔了汽车站，买了第二天去加查的车票，50 元单程，200 来公里的路，据说要走上 6 个小时。之后就等去往雍布拉康的中巴，我太想再见到雍布拉康了。一个年轻的藏族爸爸带着他的小儿子在一辆车上吃橘子，见我在车上等也一定给我两个，原来他就是这个车的司机。

车开了，沿途搭载了很多老百姓，和北京的小公共一样，招手即停。司机让儿子坐在身边，不时抚摩孩子的头发，那种朴实的亲情如同阳光一般，温暖着我的心。泽当，还是那么淳朴。

通往雍布拉康和昌珠寺的路已经是非常好的水泥路面了，再不是泥泞不堪，往返的小巴也很多。上车的人们和司机都很熟地打着招呼，而他们之间似乎也都认识，就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我该下车了。

通往雍布拉康的路显然也修过了，一个长长的大坡看似平缓，却也让我喘了几喘，慢



慢地走，慢慢地看，在如同小鹿后腿般轮廓的山脊上，忽然闪入眼帘的雍布拉康仍然那么动人心魄。

这一次是自己一点一点爬上去的，而3年前来时是骑马上去的，那时的我，是青涩的菜鸟，没有经验，也没有体力，更没有关于旅行的想法。

来到雍布拉康跟前，并没有进入建筑内部，径直爬上了后面的小山，山头上结满鲜艳的风马旗，下瞰绿色大地，远眺巍峨的雪山，雍布拉康遗世独立，仍然那么令人心动。虽然本身体量并不庞大，但因其所在的独特位置，却显得那么挺拔雄伟。难怪当年我从一张书签上就对他一见钟情。作为西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以其独特的外型和精心选择的位置。足以占据藏族建筑中重要的一席。坐在小山上的玛尼堆边上晒着太阳，3年前第一次进藏的情景浮上心头，那还是我头一次决定这样的远行，西藏对我是那么神秘而且茫然，当我在书签上看到雍布拉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

雍布拉康

——藏行印象之五

空气中不再清香
因为花儿已没有了影子
白色的哈达从脸上掠过
绿色大地在脚下延伸

飞翔吧

坚强的老鹰
盘旋在深深的天空
伴随千古坚硬的岩石
永世孤独

现在的雍布拉康已经早不是文成公主的夏宫的格局，作用已经变成了庙宇。一个转累了的老阿妈坐在地上休息，接近她，她并不躲避，每转一圈就看看她，她一直坐着，每圈都给她照张相。

午后的阳光令人格外慵懒，沉浸在回忆的梦中，远处飘来悠扬美好的女声和唱，高亢既而婉转，寻找着，只见几位阿妈捧着供奉，且行且唱，出口成韵，随意张扬，内心喜悦溢于言表。有的还不时跳上几步，手舞足蹈，边舞边唱边行，看着她们，任你心里再多的烦恼也会消失。不知是否这里的阿妈都能歌善舞而且性格开朗活泼，回程的小巴上，路边一帮人把一大袋干牛粪抬上车时，我把镜头对准其中的阿妈，她突然笑着挥动

手臂，摆了几个舞蹈的动作，那种喜悦和快乐简单直白，我心中怦然而动，似乎也要长出一对翅膀在这暖阳中飞舞。

回望雍布拉克，仿佛高入云端，大把的风马旗洒向空中，丽日下闪烁光泽，如同金子银子的星星，异常神奇，更让我相信这绝非俗地，是我心中永远的圣土。

昌珠寺里的哑巴女人还在，给她照相后给了她一毛钱，她欣喜雀跃的表情。给施舍者莫大的回报，这就是她灵魂闪光的时候。我也和她一样高兴了。

供奉了宝贵的珍珠唐卡前的窗下，坐着一位老喇嘛，半有些摆 Pose 地念经，转大经筒，其实他对新鲜事物更加好奇，摆弄了我的帽子和相机后又有一搭无一搭地念经，配合我尽情拍照，真是可爱的老人，世俗而不市侩的出家人。

一个下午笼罩在灿烂的阳光中就这样过去了。

晚上8点钟，天还是大亮的，忽然间起了一阵大风，夹杂着沙尘，后来发现每天此时皆有此风沙。格桑路和乃东路的十字口上有个月光大市场，屋顶有个大牌子写着和平藏餐厅，但是围着市场转了很久才找到入口，在一个院子里，从一个破铁梯上去。

院子里有很多写着藏餐厅的地方，但是好象都演变成茶馆了，里面有电视和成排的椅子，有点象内地的24小时录象厅。然而和平藏餐厅显然还是藏餐厅，大厅里有很多组藏式的桌椅，却没有客人，周围有几个包间，后来证明包间里都有客人，但却没什么声音，完全不象内地餐厅那样喧闹。大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面对10来个服务员，硬着头皮坐下，要了羊肉萝卜汤配藏辣酱，炒小白菜，甜茶一暖壶，藏馒头等，忽然觉得很累，走了一下午，还爬了山，虽然只有3000多米海拔，对于乘坐飞机进藏的人来说，这样还是有点冒险，按说应该在旅馆里睡上半天的，不过自恃已经到过高海拔地区多次了，管他呢！事实证明终归是大意了。

甜茶好喝，藏馒头也不错，羊肉汤好吃，辣酱太辣，白菜炒的一般，吃的很舒服也很丰盛。结账更好了，一堆东西才20块钱。临走要求给装修得很有特色的餐厅照个相，结果餐厅里的姑娘们都要求一起照，给她们照了很多张，还留了地址和每个姑娘的名字，藏族姑娘的名字都很好听，都和仙女、花有关，真羡慕死我这名字简单的汉人了。然而可惜的是，后来这个胶卷在加查的山上丢失了，其中还有我钟爱的雍布拉克的照片，这是此行最为惨痛的损失。

简单攻略：

泽当是山南地区的首府，交通便利。拉萨到泽当的路很平缓而流畅，有很多班车。

山南是藏族文明的发源地，泽当附近有雍布拉克，昌珠寺等古迹，离城都很近，在街上就能找到中巴，1元到昌珠寺，2元到雍布拉克。另外远一点还有藏王墓（琼结县境内）和猴子洞，如果人多可包个出租一天把几个地方转完，价格不详。从泽当到桑耶寺每天早上9点30分有班车，下午4点左右返回，单程15元，往返28元，单程行车一个半小时。也可以走老路到松嘎渡口，坐船过江后再坐车到桑耶寺。

雍布拉克门票可能是10元，昌珠寺好像是30元，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找我收票，我也没有看见卖票的地方。大概是我的样子太普通了，不象那些内地来旅游的人，都穿着冲锋衣一类的衣服，我还是喜欢穿休闲的棉质的衣服。

泽当城内交通靠步行、人力三轮或中巴，人力三轮一般3元。

住在乃东路或格桑路都有不错的地方，丰俭由人，十字街口的月光大市场边还有月光旅馆，是运输公司下属的单位，在月光旅馆里往往聚集着大货车，想搭车不妨去那里问问。

街上的小饭馆川菜居多，三餐很好解决，月光大市场里的和平藏餐厅还是不错的，其余的藏餐厅已基本变成甜茶馆了，摆着成排的桌椅，有女孩子在里面当差，娱乐活动以看电视，聊天为主，只有茶，没有食物。



绿色的雍布拉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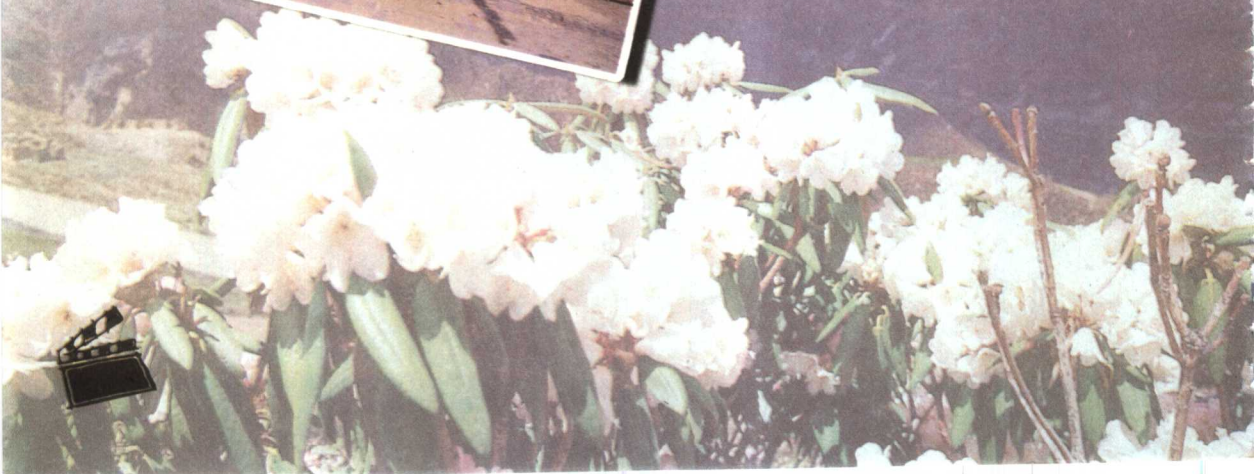
老僧



第二章 泽当—琼果杰— 拉姆纳木措—泽当

2004年4月29日~5月1日

在36小时内从海拔六七十米的北京，来到了海拔4500米的琼果杰乡，即使曾经上过一次高原，这样做也仍然是一种冒险。短短的三四天里，我经历了四季交替的变化和濒临死亡的残酷体验。





变化多端的一天。

从泽当出发，向东沿雅鲁藏布江行驶约30公里后，进入土路地段，贫瘠的荒山风化得非常厉害，触目都是灰黄的土色。道路非常颠簸，车速仅仅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从泽当到加查只有200多公里，但因路况险恶，不仅耗时较长，要6~7小时，车票也高达50元。有大约40多公里的路是在河滩上行走，原来的路已经面目全非，司机凭借经验在河滩上时而涉水，时而爬坡地找路，山体完全是酥糖一样的品质，在我看来，根本不具备修路的可能，这样的路每年必毁，毁了再修，到雨季，这条路恐怕完全不能用了。

藏族女人的长袍真让人羡慕，即使是穿了西式风衣的，也能高人一筹，停车休息时只要背过身去，就能保证毫无走光地方便，因为想找个能遮蔽的树丛或矮墙土坡之类的地方几乎是妄想。没有长袍和风衣，于是我就几乎不喝水。

从泽当到加查之间要经过曲松，那真是个不毛之地，水是浑浊的水，山是灰突突的山。有的地方竟然象陕甘一带的黄土高原一般的地貌，河流切割出巨大的笔直的土崖。有限的河边田地里，装饰漂亮的牦牛开始春耕。曲松的太阳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一点都不明亮，天空总是阴阴的感觉。临座的加查女教师说：一山之隔的加查才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海拔低，气候好，能种苹果，核桃。

曲松和加查间的布达拉山山口大概有海拔4500米以上，山顶还覆盖着白雪，车越行越高，温度也越来越低，后来要换上抓绒裤才能抵挡。到达垭口时，路边都是积雪，远处皆为雪山，壮观美丽。翻过山口，随着高度的降低，景色也不断变化着。山口一块牌子写着：禁止采摘杜鹃花，违者罚款100~200元。我脑海里灵光一闪——目前好象正是杜鹃花开放的季节呀。

果然，当高度大约在4000米左右的地带，山坡上绽放着成片的高山杜鹃，鲜艳的粉红色令人为之一震，睡意全消，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海在雪山晴空下几乎叫人发狂，连车上的回族老乡都忍不住叫停，全然不顾罚款的规定下车采花。这真是个奇妙的景象，刚才还是冰雪覆盖，转眼就如睡花床，远方雪峰林立，眼前却鸟语花香。如此强烈的对比叫人疯狂。面对雪山杜鹃和嫩绿的草地，我几乎滴下泪来。

到达加查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加查县城的海拔可能只有3200米左右，进城前看见了蔬菜大棚，果然是与众不同的西藏县城。乘客们

4月29日

泽当—加查—

琼果杰

心情指数：

兴奋

都下车了，只剩我一个人向司机师傅打探哪里能找到去琼果杰的车。司机说，问问当地的朋友吧。

司机和押车都是河南人，他们的朋友是在加查开饭馆做虫草生意的宁夏回族人。他们很热情地把我接到他们的饭馆里，说帮我找上山的车，我有点戒备，他们又说，下午上山的车很少，不如我们用摩托车送你上去吧。我执意不肯，因为坐摩托车太不安全而且比较冷。

琼果杰其实是个庙的名字，庙所在的地方实际叫做崔久乡，但似乎没有人叫这个地名，都说琼果杰。我满县城找来找去，还是没有车，最后只好妥协，由饭馆老板马哈三的表弟小马和另一位回族老乡老马驾摩托车送我上山，老马拉行李，小马拉我。

这下我带的滑雪镜提前派上了用场，本打算对付雪的，现在来对付风了。我全副武装地穿着绒衣绒裤，带着绒发带护耳，系着绒围巾，纱巾罩住眼睛以下的脸，滑雪镜罩住鼻子以上部分，就这样，骑在摩托车后座上出发了。

县城非常小，出城进山只是须臾。沿着雅鲁藏布江加查峡谷行进，江面深陷谷中，碧玉般的激流仿佛是江的上游而不是下游。过了雅江铁吊桥，进入山谷，沿着另一条清澈的急流上行，这一带植被丰富，山上布满树林，谷地里的青稞居然已经抽穗，巨大的核桃树参天而立，完全不象高原的景象。

路是砂石土路，路况尚可，摩托车能够快速平稳地行进，两边景色扑面而来，全身融入风景之中，惬意的感觉竟是自驾车都难以比拟的。风并不冷，空气湿润而温和，渐渐地能看见白头的山峰，杜鹃花在河边开得正旺。

现在正是产虫草季节的开始，每天上午都有上行的车辆载着挖虫草的和收虫草的上山，而下午，则是下行车辆，一路上遇到的车并不多，看来找车不易是的确的。载我的二马其实醉翁之意并不在拉我，而在于收购虫草。因为在虫草季节，政府会发行收购虫草的许可证，每证2000元，相当于交税了，在全县范围的虫草出产地都能使用。没有证的不能从事虫草收购的行为，根本连山都进不了，所以，二马把收虫草用的小秤让我代为保留，我无意中成了他们上山的通行证和保护伞。

崔久乡政府地处海拔4500米处，距离加查县城52公里。全乡人口504人，分散在以乡政府为中心的山上，我此行的目的地：圣湖拉姆纳木措位于海拔5200米处，距离乡政府大约15公里。著名的琼果杰寺也坐落在崔久乡，始建于二世达赖，扩建于五世达赖，是达赖的夏季行宫，寺庙地处莲花盛开般的地带，据说规模相当宏大，是朝拜圣湖的必经之处。

沿途开始看见挖虫草人的帐篷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秋季，都是挖虫草的季节，加查县的百姓多以挖虫草为主要经济来源。挖虫草的人们在溪流边搭起简易的帐篷，上山挖找虫草，沿途碰上不少归来的草农，刚挖出来的虫草外面包裹着黑色的湿泥，今年虫



草的价格比较高，最小的每条都要至少七八块钱，大的要15块到20块。

二马原来也是第一次进山，听别人说上到琼果杰要30多公里，但是30多公里处根本没有任何居民点，继续前进，到达琼果杰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路边的标志已是50公里了。

崔久乡政府所在地完全没有一个永久居住地的样子，所见的石头房子只有20多座，散落在山间不大的一块平地上，其余的都是帐篷，河边有大片的挖虫草人的帐篷，看上去规模比常住人口的面积还要大些，周围的山头都覆盖着积雪，云雾缭绕，已经不是山下晴朗的天空，看来要变天了。传说中宏大的建筑群琼果杰寺远看是一片石头废墟。几乎没有人能懂汉语，当地人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全副武装的我，这时我已经把羽绒服都穿上了。

老马能说简单的藏语，他进村（只能勉强称做村子，实在不能叫乡镇）去找来了年轻的，刚到任几天的副乡长格桑，格桑同志能说汉语，告诉我旅游的人要住在乡政府专门准备的招待所里，听说还有招待所能住，我大喜，已经远远超出我只要有个屋檐就行的要求了。

乡政府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室，一个院子周围有不少间房子，分别为干部们居住和办公的场所，院内有一个大锅天线，还有铁塔，据说有个卫星电话，手机是绝对没戏的，电话信号也要在天气合适，大锅天线上没有雪的时候才能拨通。有电，有电话，让我惊讶得想哭。院门口的两间屋就是所谓的招待所，石头墙壁室内也没有粉刷，很多被褥还没有怎么使用过，我所住的房间还是席梦丝的软床，让小马羡慕不已，二马也决定留下了，陪我明天上圣湖，他们的房间里是杂乱的几张木床和柜子。



琼果杰寺已是废墟一片，但可以想见当时的宏大场面 雪山杜鹃